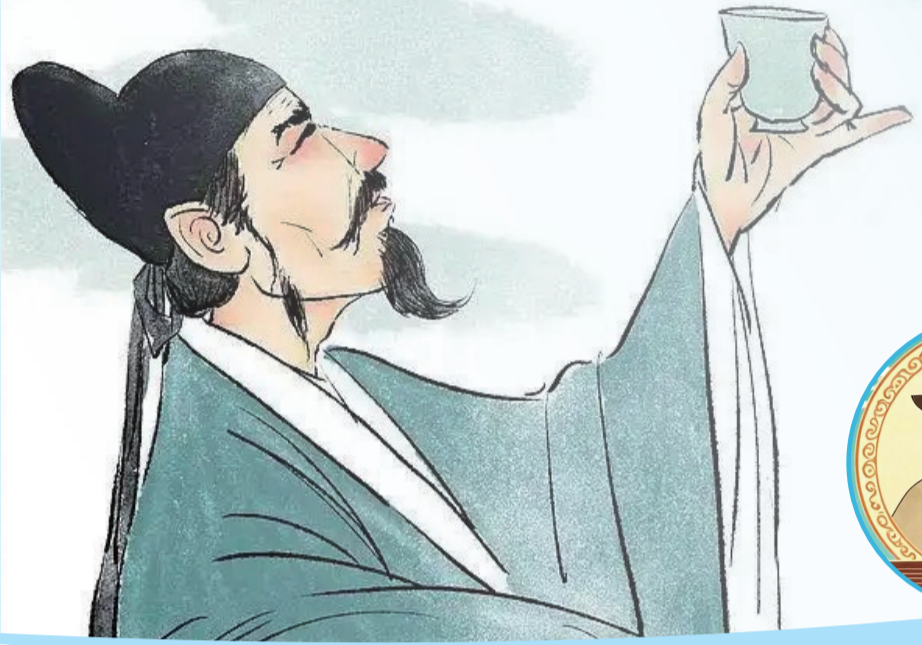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代诗人纷纷以歌手身份“出道” 千年诗词怎么就圈粉了当代年轻人？

最近，有网友晒出的某音乐平台的截图显示，苏轼被一本正经地作为“歌手”收录，作词作品有147首，甚至还有4373个粉丝，以及3046名“乐迷守护”。后来，又有网友发现，不只是苏轼，李白同样有42首作品、2000多名粉丝；而白居易粉丝数更是达到了近万名，有8000多名“乐迷守护”。这些“乐迷”中，也不乏真正的音乐创作者。今天的年轻人与古代的大文豪，就这样在音乐中建立起奇妙的连接。



声音

苏轼成“歌手” 这是年轻人向古人致敬的方式

◎ 刘少华

将古代文人视为“歌手”，并非毫无根据的戏说。因为在古代，诗词本就与音乐同源，《诗经》可弦歌，宋词能入乐，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在当时也是广为传唱的曲目。现在的年轻人借助现代音乐平台重新谱曲传唱，让诗词回归原本的传播形态，接通了历史文脉。这种用流行文化激活传统资源的尝试，降低了大众亲近经典的门槛，值得肯定。

这看似偶然的网络趣味现象，折射出当代青年传统文化审美的深刻转变。一直以来，传统文化传播常陷入刻板困境，要么是教科书式的严肃说教，晦涩生硬、距离感十足；要么是刻意复古的流量营销，流于形式、缺乏内核。年轻人自发为古代文豪“打榜”、守护古人的作品，并非盲目跟风玩梗，而是用属于自己的数字化方式，完成对经典的接纳与致敬。

不同于传统课堂的被动接收，年轻人在音乐平台的聆听、点赞、传播，其实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共情。当《水调歌头》的婉转旋律萦绕耳畔，当《将进酒》的豪迈诗句随节奏流淌，年轻人读懂的不仅是文字释义，更是苏轼的豁达、李白的狂放、白居易的赤诚……不少原创音乐人深耕古韵曲风，以现代编曲赋能古典诗词，让千年文字适配当代审美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，而是可听、可感、可共情的精神滋养。流量数据的背后，是青年群体对古典文脉的真心理念与自发传承。

当然，我们也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碎片化倾向。当古典文学被简化为几句金句、几段旋律，当“点赞”和“关注”成为衡量文化影响力的标尺，深度阅读和系统理解的缺失确实值得担忧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只靠教科书的“灌输”，更需要寻找与当下生活接轨的“接口”。音乐、短视频、文创产品等流行文化载体，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接口。当年轻人因为一首歌去搜索苏轼的生平，因为一段配音去背诵李白的诗句，文化传承便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跨越。

我们不必将“苏轼变歌手”视作荒诞剧，也不必急于批判“娱乐化”。这更像是年轻人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，重新讲述古人的故事，或许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发生机的另一种打开方式。

延伸阅读

当古代诗人入驻现代音乐平台后

网友发现古代诗人成为“线上音乐人”后，热情地前往评论区表白、追捧，变着花样互动：

看到作词里苏轼并排写在上，突然觉得好感动，这就是文化传承吧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

——网易云音乐网友在苏轼作词歌曲里的评论

学习生涯中的语文没有一篇课文是充数的，只是当时忙着赶路，却忘了窥探古人风骨。读时以为是束缚自己的粗布麻绳，回望发现皆是熠熠生辉的丝绸缎带。

——歌曲《但愿人长久》评论区某位网友的评论

以前背《定风波》觉得是任务，直到有一天加班到凌晨，耳机里突然听到“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我直接哭了。

——歌曲《光亮》评论区某位网友的评论

感谢李白，感谢凤凰传奇的精彩演绎，让我每每听完，都有种畅怀把酒的人生浪漫和豪迈！

——歌曲《将进酒》评论区某位网友的评论

我是千年之后喜爱您诗的崇拜者，您的才华让我惊叹不已，您的很多诗已流传了一千多年，至今我们仍在学习。君之赐予，如泉涌而至，非泉涸不止，谨谢之。

——QQ音乐作词人白居易列表表白白墙的内容

互动

年轻人与古代文豪“一起创作”

比起“诗人集体出道”的新鲜感，更动人的是年轻人在这些音乐人主页的表白墙里，留下的千万条真心话。他们打破了课本里“背诵全文”的距离感，把遥不可及的诗人，当成了可以玩梗、可以祈福、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，他们用最鲜活的方式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。

有网友留言为考试祈福，当年让大家抓耳挠腮背古诗的诗人们，如今成了考生们的“专属锦鲤”；还有人表示，小时候为了考试死记硬背的诗词，长大后才读懂，字里行间写的全是当下的自己……年轻人在表白墙里真情流露，留下了千言万语。在隔空对话中，年轻人玩梗、“祈福”，也把文人墨客当作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，用最鲜活的方式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双向奔赴。

年轻人也在围观中重新获得对经典的定义。不是简单地仰望，也不是被动地被教育，而是一种更自然生动的连接。经典因此不再只属于过去，而是在不断被调用的过程中，成为当下日常的一部分。

沈嘉瑜回忆，上初中时，“古风”歌曲常

常被人诟病堆砌辞藻、拼贴古诗词，“现在10年过去，可以看到好作品越来越多，大家对古诗词的理解和运用，也越来越兼具字面上的美丽与叙述上的惊艳了，我尤其喜欢一些写古代文人自身的歌”。

今天，不仅古代文豪自己是“音乐人”，他们的忠实粉丝也在为他们写新的歌。

00后颜妙华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，她喜欢写诗词，曾给以明代文人杨慎为主角的歌曲《题扇词》作词。“言为心声，除了文人自己的创作，不会有别的文字更符合文人的心迹。所以，我需要借用他的作品，来注解和阐释他。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，但是这首歌可以说是我和这位文学家共同书写的。”

颜妙华介绍，歌曲的灵感来源于笔记小说记载，杨慎年少时，夜半在天街上弹琵琶，被父辈的首辅大臣目睹也毫不羞怯。“这件事本身就够风流意气、够美妙了。我的歌只是给这个场景一个被再次书写的契机和一个新的角度。”

杨慎最有名的句子是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，但颜妙华更喜欢也更能体会共情杨慎

的词。“富贵千金夜，翻作凄凉万里别”，被她写成了这首歌的主题句。

B站UP主“半山溪鼠”今年20岁，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。她为王安石填词的两首歌曲，已经累计有150余万次播放。她最喜欢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《泊船瓜洲》《北陂杏花》《传神自赞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在她人生的不同时刻，给她留下过感悟和力量。

“半山溪鼠”认为，化用、引用诗词，首要作用是可以标识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，让大家能够沉浸到那位诗人的精神世界和故事之中；其次是可以增添作品的文采，“但化用还是要有一定限度的，如果通篇都是诗句，信息密度就太高了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壁垒”。她觉得，最理想的化用，是现代汉语的语法配合古代汉语的词汇。

“最重要的，还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和体会融入歌词中。一位出名的历史人物，谁都可以讲他的故事，那我写下的词与别人的有什么不同？尝试感受他的心境，替他说出那些可能没说出口的话，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”“半山溪鼠”说。

传承

如何在创新中守护文化根脉

给古代文人当“歌迷”，彰显了年轻人开放、活泼、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，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出圈”找到了一条新路径。

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浪漫与情怀，是藏尽山河风月、人生百味、家国大义的精神行囊。古为今用，绝非简单截取几句意象、堆砌古风元素的表面跟风，而是穿透字句表层，读懂诗词背后的人生起落、心境浮沉与精神风骨。从苏轼一蓑烟雨的豁达通透，到李白长风破浪的豪情壮志，从李清照烟雨落花的细腻情思，到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的家国气节，这些跨越千年的情志与哲思，至今仍是当代人的精神食粮。创作者当学会萃取经典灵魂，把古典意境融入流行旋律，把先贤智慧融入日常感悟，让古诗词成为治愈情绪、涵养格局、充盈精神的生活良药，让千年古韵在当代生活找到落地之地、绽放新生长彩。

面对古诗词传播中的机遇与挑战，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平衡之路，在拥抱新形式的同时，守住文化的根脉。

创作与传播者肩负着重要责任。在改编古诗词时，应当尽可能保留其核心意境，并附上必要的文化背景注解。可以考虑打造“浅入深出”的内容模式：以趣味形式吸引受众，同时提供延伸了解深度资料的路径，引导感兴趣的读者走向更深层次

的探索。

受众的自觉同样至关重要。从“追星”式喜爱，走向对诗人生平、时代背景、艺术成就的主动探究，是每个文化传承参与者应有的自觉。在轻松互动的同时，尊重经典的完整性与历史严肃性。这种敬畏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疏离，而是在亲近中保持对文化的尊重。

避免“噱头营销”。这股潮流既有利于年轻人触摸和感知历史，也可能存在对历史人物“过度玩梗”或“片面解读”的风险。要明确监管红线，严禁流量化炒作，避免娱乐

化倾向以及可能诱发的盲目模仿等连锁反应。比如，建立多层次引导机制和内容分级机制，区分娱乐性和知识性内容，加强平台治理。

其实这场“跨时空出道”最核心的原因，永远是经典的生命力。年轻人用关注、留言、循环播放的方式，打破了课本与考场的壁垒，让经典不再是供奉在讲坛上、锁在书页里的展品，而是变成了可以互动、可以倾诉、可以藏在日常里的精神陪伴。

（综合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、山东宣传、大象新闻）



发现

课本里的诗人 成了乐坛隐藏大佬

诗人之所以纷纷以歌手身份出道，是因为今天有些改编作品用了他们的诗词，作词人就被平台收录了。这场跨越千年的“出道”，可不是只有苏轼一人撑场面。千年前便名动天下的诗人们，在如今的音乐平台，依旧是实打实的顶流配置，交出的“乐坛成绩单”个个能打。

00后女孩沈嘉瑜注意到，除了古代文人会作为音乐人收录，还有一些网友会换头像、改网名，在歌曲评论区“扮演”古人来互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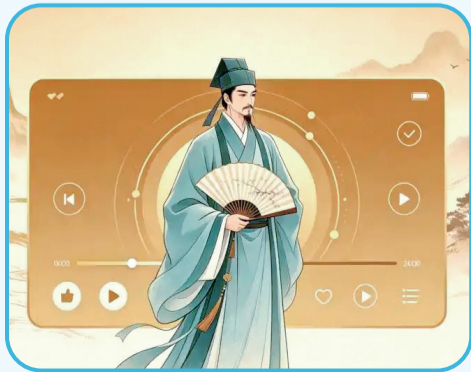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，在郁可唯、胡夏的《知否知否》（化用李清照《如梦令》）下，顶着李清照网名和头像的网友会开玩笑：“记得把版权费给我！”在周深的《光亮》（引用苏轼《定风波》）下，“苏轼”会留言希望大家豁达积极。

“邓丽君、王菲唱过的《但愿人长久》最经典。我个人喜欢的是凤凰传奇唱的李白《将进酒》，豪迈大气，把诗的狂放唱得淋漓尽致。周深唱的《情是何物》将元好问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谱曲，旋律和唱法哀婉凄清又大气。”沈嘉瑜点评道。

沈嘉瑜曾是一档音乐节目的忠实观众，那档节目“和诗以歌”，将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乐融合。在她看来，把苏轼、李白称作“作词人”，不是戏说，反而是在回归本真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它们在古代就是‘爆款’的知名文学作品，当时也相当于广为传唱的歌曲。”

沈嘉瑜特别提到了一首歌曲《琵琶行》，将白居易的完整原诗谱曲再创作，唱法综合了戏腔和流行乐。“可以说是影响了无数学生的背书神曲吧！”沈嘉瑜说，“这首歌是2017年5月发行的，我当时高一第二学期，刚刚背完这首诗，在外面走走跳跳时轻松跟唱。快10年后再次听到，想起那段时光，好像也更理解了几分‘夜深忽梦少年事’‘感我此言良久立’。”

不过，对引用与化用诗词的流行歌曲，也有一些其他声音。大学生宋泽涛说，也有一些化用或引用效果不甚理想的作品。例如一首歌曲《青玉恋》，“美的部分全靠辛弃疾，整首歌出彩的句子全是直接化用或照搬《青玉案·元夕》原词；一转到歌手原创填词，就显得有些网红甜腻”。



本版制图 龚华林